

霏雲居續集卷之五十

閩漳張燮紹和

尺牘

寄吳亮恭內史

嘗考古今交游或鶴鸞而結歡或山澤而投分
故因調合亦爾類分若布衣狎驪侯門則朱履
客曳裾者耳未有起故等夷一貴一賤翻成膠
漆者起故等夷一貴一賤翻成膠漆則吾兩人
始矣促膝抵掌無不可揭出之肝腸卽形越跡



睽別有一派神情數相還往不隨雲路爲憂絕也。兄十七年通籍久列華單乃尚繫西省篆肘後昔人所致慨於餓麟不噬誰爲落毛者正此。顧鳴珮清響足鎮世囂詎遲速爲芥蒂乎頃見東省疏中分別建言之有品望者指屈遂首及兄乃知聚訟之場公論自定耳。弟偃仰松蓬了無佳况近檢敝帚爰授災木篇帙浩繁日覺誰校點定爲累嗟乎藏山懸門作計甚迂千秋萬歲後誰傳此者弟未嘗不以蕭恭爲知言然竟

不善自匿不猛自割祇是管笑而自點也郵筒杳然增我勞望所冀善護風霜勉勗光彩僕卽長丘壑焉分榮知己顧不快哉居恒嘆幼安割席於華公嵇生致書於巨源此以處逃出者也平津脫粟而飯故人伯周計吏而謁公叔此以顯忘晦者也弟與亮恭幸而免此不至使名教中朋友一倫獨缺是吾兩人所可自信處矣

寄陳元朋宜興

早歲閱弁州所爲張公善權記輒心慕其奇卧

游有日矣、今元朋剖符其間、黃綬白石、遞爲客
主、無論鳧飛之爲仙吏、雉馴之爲良吏、卽名山
朝爽、饒堪柱頰也、興到時、每思結束詣兄、坐石
乳下、呼酒良快、第生平耻以貧裝爲故人累、長
裾敝盡、未嘗輕曳侯門、寧作董威輦乞碎繒帛、
結以自覆、山居甚恬、又如顧景怡山、鳥恒集、掌
上取食而止、茲送道力、走榕陰道中、值銀鹿偕
發、驛亭醉起、草八行付之、政聲藉甚、元朋賈勇
有餘、僕所願者、稍持以若不足之意云耳。

寄謝山子比部

往還輪山署中、雖雲旗迴風、無因久駐、然趨事
甚約、談鋒逾爽、少時勞薪、差不落莫矣、難炬兼
程、夜走泥濘中、平明抵里、懷抱間、幸已起色、第
招隱齋邊、苔紋蛛網、欲費芸鋤、長留少許、差自
增其幽緒也、同調漸稀、大省酬應、只筆墨債、較
煩、卧牀仰屋、尚畏人知、恐見橐駝者、恠爲腫背、
得哀家梨者、猛復蒸食之耳、兄在清源、意興何
如、霞山彼中、有一稚孝、眞是共寢處、山澤漁獵

典墳勝紹和十倍若弘家學憲亨文司勳雖簡
延接而文心頓爾超詣見日可才情定成衿契
唱和沉吟時應念紹和恨隔乎

寄鄒彥吉學憲

溯劍津上流望梁鴻谿便盈盈非杳卽中間迴
巒複岫經不甚多迨指越王壇南下始覺緬邈
雲峰魚鳥往往隔絕所以奏記鄒先生動至閱
歲也去春程司農人逐獲剖歸筒并展篋頭見
懷佳韻頓使明霞披檻玄風激林調象新編長

供案頭何雕績之滿眼乎遙念龍門坐客頻轉
倘有後來之秀爲世所未標出者幾人明公雅
擅符融之藻鑑與玄暉之獎成幸舉一二相示
天末野人佳流罕接尚貪東南有如許晚彥若
乃葛巾彈棊之輩解衣盤礴之末麗人當歌談
僧洗鉢則鄒先生饒致之不必識姓名然後知
矣苦覓便郵快舒積悵今秋出處僕尚未能自
裁倘果此游當稽泛波漁艇少泊梁谿下也

寄丁亨文吏部

頃送蔣道力至蒲、重經清源峰麓、征馬不停、末緣邁止、追憶去秋、促席呼盧、攤書看奕、此會便成河漢矣、考功

新命大為吾道生色、今天下事殊極、焚呶排鋤、異己黨護私人、自張清流、反墜惡趣、甚有一官初拜、便拔扈攘臂不休、成何世界、銓衡之地、為剖別邪正之門、懸鏡當空、羣魍自伏、國是其稍有定乎、長安樹籬插棘、非野人所宜、謬通巾車、何期或得步擔鹽豉、候塵道左、為別耳、昔人謂

自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今變自送丁亨文、非敢詣吏部郎也、高君鼎平、頭行、附通荒楮、朝憲沒後、大為細人齟齬、敝鄉諸君、焦唇敝舌、不能濟望、丁先生終始之知、掌記者、絕不致書郡縣、何況鄰封、然朝憲往矣、遺產蕭條、有力者又欲負之而走、嫂氏拊膺長叫、酷不忍聞、計同好所共痛、無俟緇和秦庭七日已、附亨文丁啓濬報煩客卿往還千餘里、而東郊數丈地、不一相問、何緩急相去遠也、甚悵其悵、弟濟一宏、齊人、入山不深、至復為世所跡、自飲水之、齊人入猶復見春鹿、空汰斥不盡、昔人謂、齊人入

之疲欲死第固不至是然覺此言字字有味也世道人心日底淫誠朝市之間風波濤駭名德宿望猶不免於齒牙矧不韵之人無腸之子孫立俯仰其能不傾進無關於人國出乃喪其生平維谷之辰專需司南進止幸無棄而吝我乎至切至切朝憲遺事聽中尚有滯懷需其來鴻為投聊矢決不從地下負朝憲兄高使欲弟作尺一托戴亨融柬中或及兩家處難于致詞故輟耳張先生當知弟意也鱗順附復并謝雅懷晤徐鳴卿為寄聲恨不拉二丈天柱峯頭倒其丈袋耳神往神往

寄何稚孝儀部

仙齋午供雖復片刻聚首然揚摧古今大有裨益較勝尋常徵逐為十日飲也佳集裝璜甫就

便得首挾之而歸可謂夙緣據案循後目所未覩尚十之三傳仙錄者謂安期生醉墨灑石上僕成桃花君之詩文蓋實類是僕謬前以糝糠所謂渺渺纖蘿附松喬而雲聳不朽之托豈有涯耶觀者或謂序記諸大篇宜列在前而反在後頌贊箴跋一二小文宜置在後而反在前此詮次者之偶失第目錄已完不便更改矣計有心人閱書定翻到底不妨以小鬻冠全鼎也拙刻尚未有完期若是齧之冠山僕則蟻之戴粒

郭聖居編集卷之五十一
此夫小大之辨、然稚孝之外、自不可更少紹和在緣榕間耳

答謝曰可

遠使將雙鯉到門、則劇喜、比發函伸紙、捧讀洪筆、是何文采、巨麗、慰藉綢繆也、則又劇喜、入向老母、跪而誦謝、先生高誼、慈顏載和、則又劇喜、自分曩者、堆蓬三徑、得七言長律、飾其固陋、幼兒襁褓、闢復荷五言長律、借之羽毛、今北堂更拜壽章、勝於聆子晉之笙、飽安期之棗、咄咄紹

和假寵者、蓋三世矣、落落莫殘身、何以爲將來、稱塞地哉、罷乘已開局、唯唯諸君後、逐隊作老嫗、聲那得佳、轉令人思刮腸洗胃也、清源紫帽、齒屐遍未、九日出、是秦公緒註老子處、不可不一游、日使乎促歸、偶對客、不能盡登所懷、厚儀拜嘉、仍慚報李之不肅、他日九鯉出前、尚有嗣音云爾

寄那子愿侍御

蓋聞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頽府之山、無丈之林、

營守者狹不能容巨大也。今夫懷墨持毫之士，所望爲高壇而盡願戴以爲歸者，則邢先生之門矣。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千林競秀，百谷推王。然濟水之北有來禽館，又譬之冊府在群玉山頭，夔絕下界，非若他福地可累數日糧而游拄杖而走也。每一致書，但憑青鳥，非若鯉魚之腹、鴻雁之翼，可攀援而馳也。白雲在天，有懷徒結。吳亮恭信至，知向所乞言，尚欲得半月之暇，杜門了此。然則明公亦太鄭重於爨而未遽以偏師待之者，喜慰旣深，乃冀望遠，復轉念未知何日得果。此緣與吳觀察游，稿序雙映，漳水耶焚於交圍，安敢自謂有得，亦嘗泛採其菁華而遍營其籬落，勉成基緒，求無負于所期。庶幾跛鼈不休，將致千里，第脆質有限，項族難審，終恐麤鼠五能不成一技也。近作已付桀棗，他日竣事，或得躬負短篋，肅請芸鋤。夫營守狹不能容巨大，明公何所不容，直慮僕所投者狹耳。

寄吳亮恭

頃者素書魚腹自長安來、慰藉有加、贈餉逾侈、兼以扇頭重九之作、珮鳴清響、還重念此布衣、可勝銜鏤哉、第旣僵卧深室、更不知有何處翔、鴻從雲間北向、春郵片牘、復歷朱明、顧轆轤之私、無不隨氣序俱轉也、諸公端委巖廊、如露木風榮、臨年其悅、第獨枯樹殘叢、生意適盡、顧露濕風澄、尚未忘婆婆姿意耳、蠹書數卷、貪附述作、頗覺中夜燈影笑人、近復叨罷乘之役、逐諸同社、後如羣女兒、其理一絲、翻增頭緒、心手爲之

少歡、因嘆鹿牀竹間塵尾、松下南園蝴蝶、北窓琵琶、種種佳事、而添入一墨林、便生業障矣、渡江行止、大費躊躇、五鳳樓前事、息心已久、第不能頓舍亮恭於西山朝爽之下也、奈何奈何、中朝局面、尚爾多岐、兄是國家合用人、將來胡以底定之家、弟北行破冗裁候、小詩用韵、殊不得佳、捐筭覆瓿、惟所置之、丘以鄂在諫垣、時然後言、四時之氣、都備、晤時爲道野人寄聲

寄蔣道力祭酒

判袂歸里、蕭索不可言、既漫刺無可往、還贏得塞門封徑、性同鱗羽、遂其丘壑、迨郡乘事起、同社諸子、秃筆殘杯、較多一番勞役矣、前志遺漏頗多、今日所急、在廣搜逸典、人各分局、文主條暢、無可見奇處、第乃於物產下、羅古人所論、次擇稍隱僻、而最妍雅者、為各釋數行、如陸璣之疏、嵇含之狀、他日或可單行、清漳風物記、是一小生涯耳、虎闢新政、餘地恢恢、夫太學賢士之關、留京又南、金東箭所萃也、鑄人者、正可施其

大鑪、所悵遙巖、末緣旁睨、勝事此際、不得不羨許問甫矣、郎君脫穎、殊散人懷、黃齋玄受、知主者仍、以第一人應試、至評其牘、曰入闕以來、僅見此耳、知兄代為折綬也、附道方蔣孟青來書

數行後、介介不惟傷別之勞也、有與上無他事、惟讀大刻、每盡一首、喜羨驚服、嫉忌之心、一時都有、雖恨不能摹擬、然私指點、以為可割而竊之矣、十九日、便可渡峽、聞風雨至、念一日、迺克渡、廿五日、至水口、益與丈遠矣、小豚全仗不軌、一二教誨、施正之殊、以文不渡、峽為訝、其連矣、草率不盡、其二、問游虛、蘭數日、越、郎趣歸、不然、尚當作一月、遊、耶、弟、年、齒、文、意、益、懶、途、中、但、耳、能、就、閱、使、君、一、篇、文、字、而、已、擬、至、白、下、方、脩、書、報、謝、諸、親、友、既、至、便、不、暇

給矣每辰入署或薄午乃歸南中縉紳不多而
交際較親於北衢巷紆遠行半日始拜一客而
一監生至輒挾一封書往往以夜答之晨起輒
又一封頃因科試乃日至二三封無柰何盡閣
之約以科後報復而罪過此為積矣十日輒考
便有百餘卷頃乃幾二百卷日與校閱大半庸
朽心目已與之變不得手一本書讀之柰何其
不日退也科試後溫圓老方至然有替者弟可
杜門謝病矣前擬兄來此今恐兄長發時弟已
在途未可知也脩理精舍此亦不可已恨不能
助耳歸時計志書已成得取諸製作讀之亦殊
快事久稽宗太夫人賀文幸為白大將軍原之
參玄歛起雲路其馳驟難可量也今須解頭一
弁脩賀乞為致意碎碎燈下潦草一幅語襍無
次薄儀引開意幸
叱入焉臨啓瞻昂

寄方孟旋先輩

季別駕過里接來訊千言循復數四吾揖吾盃
旋於鹿鳴山畔溪風岫雲一齊飛舞也快何可
言花朝有事蕭陽晤宋比玉出足下書示之渠
出李長蘅書示我因念我輩在震旦間直是一
片神情還往不隔其夜各飲數大斗狂叫問天
不知曉河之欲落矣陽羨長比曾相聞否徐上
海乃為論者所侵宦縉波濤但言於邑輅恩觀
察便便經筵頓作異世人神理無權亦已太甚
每嘆世界屯暮凡為神鬼所福享列魄煉鍊荒

筆必非甚有韻之人稍有意向便爾取忌於間

闔吾輩幸其晚售差

不受妬日食一升米薄蹠

柔翰足自生活所得未為不多也

兄七萃行駮

槐眉可勒弟即終老牛皂尚貪聞錦鞍韉之嘶

風而長鳴矣

附孟旋方應祥元書○舟車草承

披雲霞光惟閃倏又如探淵海無所不有而恍

倘不測吾兄自寫生平握筆之妙耳伯霖稱當

一班弟何堪以其羊質忝居虎皮哉所發明文

章變化之妙三復于斯躍然使人有望三神出

而真飛舉之心焉足下冶造之德不敢不應佩

也第當今拙士之首也嘔心斯稅以為寧左一

日之遇必不肯佚千古之事與負寸心之知方

夫年未五十而蒲柳之質已周伯霖從旁憐之

遂以其甘易我之苦斯編所列悉伯霖素為而

徒政寸心而遇全于左足下又過而詩之天下

豈有欺人張紹和哉母亦憐其居常之苦故設

此方便以拔濟之猶我佛之度難陀耶此意弟

又心感之矣五十之年頭顱如此于古人失路

之愾無不歷于今人得意之境無一存以為任

吾頑梗而不受人制三寸不韋已爾即不為子

雲老不曉事寧甘學徐娘傳粉稱嬌矢將修吾

初服馮造物所寘耳足下尚又過而許之乎三

年端居飲血讀禮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徵諸佳

叙兄之轉解于此道可知矣春夏之間遂可以

驚人語來湖山無恙足供砥切也我企不淺唯

亟圖之老母拜賜言之俞敬以鄙狀奉覽老母

性慈而喜施子晚乃同向西氏生平于人不

怨怒屬在妯娌與戚里以不足告食可輕善耳

可質自恐饑寒不吝也晨夕盥漱誦佛十聲十

年所矣不倦也弟之不肖無能顯揚其功大與

年所矣不倦也弟之不肖無能顯揚其功大與

之年神以不眠或在于此實事可據定不點大
筆也鄭輅思觀察擬通竿牘之候伸紙乃輒胸
繡實媿言詞蹇拙不可令張子布見耳寤寐之
思復反側神鑒之矣令弟里仁作清超絕倫真
我輩也微服作多佳境恨權字多耳今經生家
言權言節皆非當年語氣也相循久矣宜賢者
亦不免耳匆匆附訊不覺
縷觀懷人深矣早晤為祝

答陶海澄

鄰封孔邇昌化徐沾顧舞潤怍風不敢頻傾衣
履蓋側耳馴雉尚慮吹沫於陽鱈一水盈盈寧
甘自外也門下不即討其闕踈而倍加存注客
歲膺殘辱損瓊贈于時邵公僵卧殊勝披雪之

洛陽今復重承隆貺不敢混擬胡奴之餉而又
遠慚翟公廉讓負始安勅吏之船矣衙抱豐卷
抵增愚跡旦日片帆飛度丹霞嶼者尚圖披對
以畢我思也

答施正之大將軍

向前旌破浪海上兒童夾道竹馬倒騎而二三
故人掃徑鋤蓬董得暫投三騶之轄乃中流蕭
鼓牙檣遙歸并州葛疆無緣覲接離于山簡也
張紹和甫陽咫尺不入榕城來書見督無可置

對今大將軍竟爾分謗之速矣筆墨債大自煎
熬舌焦欲裂辱餉嘉茗亟取天慶觀井中水烹
飲之殊勝玉漿若乃疋素之遺豈所謂龍頷鬚
織成三十小劫方斷一綜者耶得此詫胡人矣
水晶筆牀一附致案間君自有玉壺冰容相映
帶也信筆作報神與俱馳

寄謝曰可

浴罷蘭湯令人思習鑿齒也九節菖蒲弟服之
已熟安得頓爾仙去韓終欺我耳聞駕已發溫

度日遠日隔如何勿思每取綠莖游草置烏皮
几旁替作面展然離愁作惡終是陶瀛不用也
未俗悠悠如爰居駭樂腐鼠嚇鷓世間有一謝
曰可蹠蹠無諸之鄉僅今日飽雲山腹飽沆瀣
意表行事人是何寥寥耶顧結托綢繆已盡東
南之寶詩囊長富交籍日廣所得孰與仲多彼
印綬纍若曰可視之直蚊蚋相代乎前也叅玄
首舉差強人意虞君歸卒卒布候外揚州宜興
二槭附往布衣言何能重曰可曰可故重耳

寄朱時表揚州

雲峰曼緬通候末因揚州使君執轡如組詔間
炯暢幸甚幸甚廣陵之濤因君氣朗不特以朱
旛畫能豪勝也如第岑寂空山了無佳緒煮石
不爛縱鷗難馴敗毫殘竹胡足爲進賢冠道哉
謝比部入閩於其行也草勒附訊比部以叩
閭奪官直節震世寓居廣陵客慕義者千里來
歸聞其貧不能遍給阿堵間良苦夫今之稱爲
林居者往往締納奧援干竊朝權植戶營門出

奴入主標格自貴伎倆可憎而比部縱情嚴整
怡神篆素雅不復與人間事卽此一節便迥絕
于時流是可按而知也茲在宇下計賢使君當
有破例爲之地者不至使人笑延陵皮相耳一
得之見私以効尤如云曹丘則吾豈敢

寄陳元朋

頃送道力抵莆屢以陽羨長鸞我不置閩州陞
脩尚未及半安能踰越渡吳哉昔人杖策尋幽
期以樂死第甚愧之張公洞亦我家故物第悲

身學居續集卷之五十一
投轄是兄家譜行以伯玉之霞餐爲仲叔之腹
絮耳謝比部曰可文章風節海內所欽向來霞
山與二三子申人外之契獨元朋亮恭尚稽鞭
鞞周旋每用爲悵此君流寓江都暇且料理陽
美之屐第聊述此君於吾曹交相慕者如許古
今兩八斗巨源之酒子建之才曰可饒兼之紹
和幾負得元朋差堪作敵矣

寄林咨伯祭酒

旅人蓬跡幸締纏綿松塵竹壘清夜還劇次早

披衣踵門冀得全餐新解乃去顧明公逸夢尚
濃不敢重煩握髮嘶風征馬卒卒衝雲抵今情
懷猶倍戀也嘗嘆李元禮任彥昇後先龍門元
禮性峻少通而彥昇側塔容賢多所剪拂兩者
標格頓殊均爲時流所宗明公調劑於方圓之
間遂勝古誼所愧飄搖客子不堪擬松喬之郭
與絕塵之到黃中之劉耳比以郡乘故大爲文
逋作苦此物卑瑣煩雜以質而核爲主他存文
采別無所施譬之工女紅者五紋刺繡非不爛

然強令收拾敗絮補綴寒衣歡興都盡貴郡得
明公為政別是神化丹青手計禪史皆成國業
未悉可就緒否語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
者知飲食今執管而談者是何容易哉敬因便

翔代瀝素款波餘影未灑拂惟期

附各伯林堯
俞報書○往

門下見造時小齋疊石未就今就矣又不得與
門下留連觴咏其間閉門獨賞甚岑寂也門下
醞藉風流孝廉著述便入大家思以尋常片語
僭附千秋第念道力在彼釋孝在此不佞即不
自量不幾以魚目混珠狗尾續貂乎哉坐是逡
巡終成閣筆頃又承乏罷乘見其委瑣凌襍意
惡腦痛安得如門下好手盡瓦礫而丹青之也
昔北人有行路難曲本自踈質以袁山松唱之

聽者莫不嗚咽流涕則門下之謂矣綱素本
而使者匆匆告去附此八行門下借計時當有
以報命也水晶蟾珠領惠愧
無鳳尾徒博玉麟如何如何

寄黃應興給諫

比者適館受餐陵峰選勝花容着雨歌響遲雲
數載離愁一時開滌已而鞍轡遙發回首意傾
側耳鸞鳴增其念戀艷陽既歸恢台又過半矣
斯干之味計可畢工主人高坐其中當不減銀
題金榜所命作記暇當料理以償夙約不敢久
逋也宗將軍浩然在輕裘緩帶間才可供鷹揚

而養如木雞潔如寒蟬所至莫逆其名流其成
鳧藻居恒慕菑應興非爲菑門直遙投其冊款
耳茲遣材官致書自通以弟爲介他日促膝當
信爲有道之士因亮紹和言不虛乎

寄宋比玉茂才

醉中分手詎聲所懷花落鶯啼輒思比玉也荔
熟前林別作一番朱明世界宋香是卿家菓恨
不得手剖玉漿坐而分之不羨漢家蒲桃錦耳
近接武林諸君書恐公乃大鼎興于風雅後來

一隊欲炤燿烽子將盛自陳其八世業奇進行
與足下對峙第一流紹和老矣不復黠染此間
事也漳屐一雙附去不知此生當着幾兩

寄何稚孝

曰可書來知先生周旋山水間頓遣遠人不寂
寞良快良快未知驪龍領下珠屬誰先得乎貴
羈乘可成稿未黃司寇舊本尚有頭緒可因若
敝羈前人絲棼尚艱草創何況屬綴毋猴棘刺
之端方此未難顧僕欲有効于貴郡者堂堂盪

陵竟少一藝文志而遍入粟監掾史姓名豈文
圍墨林不足表見後世而阿堵禿翁狙獪細人
反能自致不朽耶不識爾日何意開此千古笑
端方今羣賢在事須纂補之而削去諸瑣族試
以語蘇弘家有識者當不異人意也

寄李伯鷹總戎

伯鷹足下箋繒未隔勞佇實深昔謂服鵲腦令
人相思我輩情牽正不仗此耳聞曩發粵中曾
抱西河之戚何以爲情然英雄人正當強自消

遣羲御方中麟趾振振未艾也開府上流威名
旁暢士行江南之艦元凱峴山之碑君自奄有
之天末故人每思乘舟雪夜第扁戶旣久便成
習慣卽勉策玄度之游猛省公行之約計程僅
數百里蹠蹠遽歸企首匹練吳門竟成遼絕矣
秋冬之界曾與蔣道力有留京之約倘果此出
或得曳裾旌門拾未投之醪而滿噉焉褚伯玉
卽孤峰絕嶺然尚往還王吳郡丘寧朔間無煩
助爲譬說也伯穀老人矍鑠猶故幕府計時相

聞吳中才士如林緩帶之暇降堦爲煩容勝紹
和十倍將來安得善雲梯仰攻哉宗浩然人便
附申契濶浩然諸子楚楚儁々他日臨試幸假
毛羽禪騰漢霄浩然是有心人不敢忘所自也
伯鷹與浩然交寗深無俟弟爲遙贊第周旋兩
知己間遂復僭及之耳

答謝曰可

虞白華行後擬續郵筒不知文旌駐在何許每
到相思愴恍若失忽劍州人至獲剖魚槧循復

數因真如面展方今海內事事嚙嚼在在呼囂
惟我輩詞壇尚留有真意氣維繫其大然猶骨
相者多神契者少對面形合背面中乖熒自度
幸且免此友道一倫可謂偏至晚而締交曰可
殊自臭味頃稚孝來書雅稱曰可是忘機人是
有心人知言哉世謂吾詞壇爲小技不知多讀
書識義理不屑爲世間庸妄人是真道學高自
標持公正發憤國家有大利害雖伏在田野關
情不休是真節義講求千古得失思見經綸出

而騁宏轡于廣路必凡異流是真事功若者請
 與知己共勗之而已唱和篇各極押韻之致第
 讀未終篇不勝技癢因口授三首命僕書之了
 不自知瑕瑜但覺時有新意耳佳集獲領全書
 不啻中郎之秘論衡第拙集尚稽告竣未緣士
 季之擲四本且喜且愧至于入世之業湏讓叅
 玄囊雖新處新脫僕息心已久未堪垂涎將來
 但可竟遂扁舟詣兄看揚州鶴也來人行迫附
 此空國纔惹相思萬慮俱起矣

附曰可謝廷讚
元書○紹和之

在清潭談必及何稚孝蘇弘家乃弟之存
 則惟是朝于稚孝而夕于弘家也別去
 叔田有無人之歌漆園有是音之喜矣
 遂為舉首此君淵博海內無兩此政驚人
 一時今秋必捷捷則與兄並轡北上第從
 相邀為平原之飲喜堪不寐哉今時事日非
 東皇已七年不講廟堂賀燕殊無賈生厝薪之
 想此正仁兄牽絲時第一義當招呼同志相為
 羽冀西四皓于商山自公家故事叅玄又與穀
 城同氏意者天定之乎第漫作杞人空慙漆室
 吏不吏隱不隱閉戶著書又違始願日影以
 徘徊數茶鬢以用老早已灰心大業幸紹和神
 勇賈餘使我更有夸父逐日之意仰牽率詩篇
 得寸亦吾之寸耳况紹和冠以大篇敢不日徂
 月邁以全子春之鼎刻成附一冊奉
 覽并錄唱和詩一幅差堪代面矣

寄蔡體國觀察

蔡子尼今之正人則體國先生其後身矣先是
讀疏辨楚事始末足令逐影附聲人愧殺蓋嘗
私心壯之去秋浪游酒次歌殘微聆緒論大慰
生平嗣又之弘家許閣門下所錄中朝封事哀
而成帙失得妍醜按籍都具匪惟他日史局之
須也春初蔣道力拉我莆陽往返輪山車不
輟輒僅從郊坰遙瞻丰采馬首躑躅不盡依然
顧已早從日可署中私接佳味因嘆留心世務
如先生乃亦不棄騷壇之業從此世人不得蕘

雕蟲爲小技矣睽晤既久春佇增勞艾果邊
尚鼓毳而望吉光之羽何由更厠桐竹之食廢
節足賀世之音乎黃應興給諫曾因便翔以疏
草托僕轉致敬藉宗將軍郵上附奏荒楮粗綴
所懷雖愧卞和猶爲好事云耳

答張禮卿吏部

每數海內恬品未有不首南中張吏部者翻然
清尚屣脫華簪勤味道腴閱歲彌篤昔山巨源
吏非吏隱非隱如君者故當勝之第方今陸海

波漂湏得屈事康道焉爲之砥柱冰結一谷恐
非所望於通人也第席月峰陰枕流渚曲景行
徒切音信長希不意反辱注存瑤械下擲居恒
慕襄惠公勲業詞章衣纓仰訓茲閱論世考不
待過大梁已留連隨會矣貴邑志簡而核質而
有體歲時荆楚伽藍洛陽豈遠過乎舊刻三種
奉供覆瓿新集殺青未竟尚容嗣致別請郢斤
足下謬采僕以旦評不知夫畫龍不成并雕蟲
之業亦拙已

寄何稚孝

閱小錄見阿郎姓名爲之劇喜狂舞何先生棲
真葆素卓爍之業宜在後人且以舅懷早預韶
秀日曙霞明翮成颺去東海子朗未足多也嘗
恠作才語向人者多是取忌造物坎壈世路然
名家之胤往往自致青雲徽音茂暢是天帝之
未盡曠曠處爍所劇喜者非只爲何先生謬意
爍之食貧著書事累長豁將來衰宗或容有代
興之子也坐客頗滿未頗載酡掀髯當歌知倍

爲神王矣七言近詩一章聊舒薄臆側身遙望
快不可言

寄管彥懷觀察

忌者以考功法中公卽萬姓擁車無益去轍然
上玄之表似有默司其鑑者符策如簡施及裔
苗今日郎君軒毳排霄其一驗也閱賢書無不
引手加額相慶載道况燮受知最深其爲欣幸
倍溢等夷矣向與公爲難者蜂目豺聲人指鬼
瞰如顛墜惡木理絕升躋枯根同朽還以視公

何如哉公發榕城時曾辱來訊謂往返漳道中
此段景况非紹和模寫不出僕卽不文其何敢
辭嘗作南巡記以示亨融伯昭其相讀實謂是
蒲志之作今以呈去公讀至點綴生色處或爲
引蒲數斗乎貴邑人便附布踴躍之私且促裝
語無倫次昨夜夢魂且脩剡溪故事矣

霏雲居續集卷之五十一

閩漳張燮紹和著

尺牘

答林祭酒

孟公投客轄井中直不令客赴尚書期會耳乃
明公身不顧尚書期會而貪投客轄如許遠韻
較當勝之僕夫在門末緣更候過承損餉愧何
可言扇頭珠玉大假寵於行李韻倍險而出之
甚夷故是當家何以爲巴人地乎古硯并領硯

霏雲居續集卷之五十一

六

見也吮墨濡毫時朝夕如見公耳餘珍藉手壁
趙燮行矣明公謬獎賞以文壇多恐馮敬通若
堂策之不御也春明紫陌早佇安蒲

答黃應興

別後抵瑞巖絕壁含濤迴巒紆日隨筇遠指洞
穴斜連真是一帶幽絕然非大將軍雉草開徑
叱石支雲世無鹿皮翁誰爲轉輪懸閣且安所
得五丁力士焉用以廣其程途也歸飲蘭若僧
指黃給諫所賦詩高扁題痕翠氣猶滴宛若對

足下鸚鵡遞傾耳使者走兩日程其來之速
太史書應躬致於謝公墩下獨稱許節相太
無慮阿好之誚耶醉起作答莫罄離愁腰間佩
鞬輻鈍而無光得足下拂拭之還持試石矣

寄沈德芬大夫

旅食寡歡乃德芬損餉綯疊行厨大重不減平
原龍鱗晉安蝦醬也贈行詩溫陵諸君遂用爲
韵正復不偶何雅孝將詣榕城連轡以出每訊
德芬近狀僕應之口不覺他異只是倏而禁酒

雲居集卷之五十一
二
倏而復爾。稚孝曰：卿輩何不持孔文舉論禁酒
書示之。僕曰：惟公家可不與飲耳。相顧大笑。郡
乘事人謂曰：武董子定擅淹邵弟，竊嘆盛名難
副。正是今日，且校售之功，尚當費眼。未可全責
鳴卿一人。咄咄德芬，便得高計。梁山山下，耶亭融
何日出門。嗚呼！齊勸駕不力，亦與有過。北風漸厲，
遙冀加餐。

寄戴東 融觀察

知己如子，雖竟不得，定際里門而別。願必需之。

燕市可謂大奇。今尚望猛省，抹馬耳。僕經滬陵，
值何稚孝，臨發齊驢以去。粗足破寂，嗣僕留莆。
稚孝先驅僕，又之瑞巖，赴施正之。之招差池，僅
數畧。今在榕城，無日不稚孝。鼻息相對也。惜不
得戴公來，成其龍腹耳。正之相與微敦古誼。呂
孟諧亦戀戀故人。然僕堅不復與地上事。諺云：
寒蟬潔饑不美，蝓蜚穢飽何甘。以旅困便易故，
吾哉他郡乘泉人。已梓完省，中梓完者亦且強。
半只莆志未梓，是林谷伯獨手所成。頓爾超詣。

吾漳此時所未了者科貢舛錯處多耳善寫必
得省中人爲佳湏訂閱觀察主持之不然恐見
暴布者孰之攘攘何以謂之莽莽也晤觀察幸
爲張生致謝悰臨行握手依依損俸太侈且作
二書於南中詞壇視紹和倍覺鄭重所謂降階
爲煥況復馳驅閔公實兼之心長髮短何所容
其稱塞乎羽瘦草草附訊兔絲女蘿驟爾割裂
作兩地婆娑臨風蕭索

寄徐鳴卿職方

瀕發附去風土文翰二志僮駕出行計小吏不
至捐擲晉安溫陵同事每多牴牾吾黨幸而免
此然刪潤之後尚費售校獨以累兄得無賢勞
作苦耶二傳憑軾補完聊佐狐裘之寸白耳途
次逢人屢訊鳴卿出山何日然比來長安鼎沸
遂倍昔年名府利場險成軍路故不如鶴山龍
水可以棲遲也弟遜肥不成旅次空卽就道二
十餘日尚是咫尺鄉關班荆不乏過此行覺影
單視曩歲朝夕鳴卿別又一番景况蕭瑟何堪

昔人謂但有遠志無有當歸弟謂但有當歸成其遠志耳

答崔惟承參知

貧儉罕僕役僅借大將軍健兒爲通素悃猥勤遠使俯問征人下車幾何遽沐損俸銜佩方殷愧亦無已手疏慰勉交至厚勗我以入世業敢忘來命僕於此道蓋亦粗具鱗羽至於俱涪淥水竝負青天則別有宰之者未必便售目五色也兩地相思終遠命駕亦慮以長裾爲初政之妨且耻坐慕貴寧復割情耳福寧久虛兵使者海門彈壓終仗豪英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僕他年以觀茂猷之不建也

寄蘇弘家學憲

高齋夜晤兔缺窺人飛竿舐毫暫遣旅懷一時開滌平明更枉車騎損贈逾豐何隆眷之無極也限韵詩與丁亨文具稱雙壁勝照耀珊瑚鞭矣時局輻張蠅點變白貴郡諸公遂橫被其禍始信蘇先生擁書萬卷暫俟世界之清夷此飛

鴻所不受弋人之慕而鷓鴣所自遠腐鼠之嚇
者也美之美之僕杖屨蹢躅幸與稚孝數相酬
酢旅行相附吹沫如星何郎此出還其通隱僕
殊愧步兵之在江東耳刻下芋原登舟聊書薄
臆爰授歸筒丁司封不及另函爲道相念

寄施正之

別後夜行抵水口爲驛卒滯留適有劍潭官舟
附之而往朔日下春去茶洋尚三十里舟觸石
而裂條忽水幾半賴急搖抵岬真不減破冢而
出者也幸布帆無恙沾濕僅圖書數本耳上岸
以後四顧寂無村煙又無小舸可渡樵者數輩
倚樹見窺心膽俱喪忽敝鄉同袍數人偶至畱
之同泊伴侶旣廣保無他虞次早附舟前抵郵
舍此亦生平未經之險矣悔不作孫仲或牧大
澤中郡吏辟舉驅豕不顧又安所得孫博仙方
於水面布席作樂不沒不濡哉徒自悵惘而已
郵籤硬澁倍于曩歲行近半月甫望閩關盡頭
免于荷擔皆君賜也帳下兒歸附此鳴謝介及

惡况者知大將軍甘苦相關耳孟諧觀察晤代
叱名

寄戴少保

燮無似幸以葭莩之親謬當颺流之獎每一傾
倒形跡都捐比者長路悠悠末緣躬請南車遙
相引導乃辱贈餉饒供秣馬之需感戀填胸增
其回顧緬惟鴻飛遵陸以後山裝野製令人不
復覩衮衣繡裳至於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庶幾
近之如此標格故是近代所希今卽無所覲於

蒲輪之徵彤弓之饗然

天子訪道或者指武安爲崆峒神游廣成之室
乎燮則何敢比東郭民祖朝願聞國家計也業
度閩關儀刑益隔裁械送想無斃遠懷

寄林伯昭侍御

南林之雅月費補牘

中旨尚淹良以惋嘆今林下多賢別有一派縱
橫僞士筆端舌杪歛弄朝權爲時指摘暫啓
當守之疑坐令

賜環艱于轉石夫世不少恬澹好脩者遠道勿
論卽吾兄之掩關却掃稚孝之攀巖著書葆素
食貧殆同寒士乃並靳雨露之霑此亦因噎廢
食之過矣然比來叫號日甚幸在事外不妨待
時之清若一旦飲冰萬代瞻仰隨聲附影旣已
違心特立獨行必將忤俗處斯際者不亦難乎
大丈夫入世寧爲麟爲鳳使人慕而不可親母
爲鷹爲鷂人畏而不敢卽也弟世念久灰第先
君子見背時未嘗半語首肯作山人進退維谷
殊難自由伯昭誼屬肺腑期我轉殷敢不努力
傳咸作卞和泣璞圖贊弟擬爲續之策足則不
啻三然陵陽之封亦豈異人者哉偶值南鴻附
申契濶輕郵不絕佇寄相思

與虞長孺司勳

丁未之役於伯霖處會博門下二詩見贈更承
手札獎賞溢恒紙敝墨濡展玩無已雖未得更
其申折顧亦竊附於神交矣飄泊遠踪嗣乖音
驛然義峰峻文固日新每企末光用增勞軫

此見銓司特疏恭請

賜環東山促鼻恐終不免安得玉擅一峰貪緬
跡于人外哉屈事康道是遠近所遙佇者也爨
野人也紫複纓綏息念已久惟是輕毫弱簡歲
歲周旋頓爾成癖所篋敝帚業竣殺青周周啣
翼蚤蚤善草良復愧之舟過武林敬上一部謬
請點窠倘或尚中芸鋤乎知門下意在省煩未
遑躬造悚灼之轅與欽挹俱厲矣附長孺虞淳熙報書○不
伎兩兄冠有室矣忽患痘甚險携諸雛之未痘
者避險遠山往來無之舊劇發幾便遊岱

幽篁下且不見天何意雲光霏霏下獨為章爾
爾別僅五載頓成千秋之業不足配李王兩君
鼎立壇上使吾黨走且僵耶更焉絕猶望一
鳴異日投我石渠之章願師玄晏以行遠作
千輻輪御君萬里矣頭岑岑畏風無絲快觀然
不佞故佞佛以觀佛眼觀先生五年于茲見佛
如懸鼓落日見先生如屋梁落月
未始不親覲也拙刻儷一筵往

與王伯穀徵君

甫出門便計程指凡鳥榭無奈旅跡蹣跚波路
壯濶走五十餘日始度錦帆涇下僮先生體中
小劇然猶得覲牀縛之間藥囊之側粗領聲咳
微聞諷議雖則惋嘆亦差慰其延欽矣乃承優

渥別訂招攜縱會周旋未敢聞命蓋先生此時
卽神氣尚王倍湏攝衛惟宜豈應以下榻飛觥
仰累酬酢世萬萬無此惡客也刻下且解維他
日敷衽重來晤先生寢興多福不妨三雅遞傾
消此壘塊耳幸惟珍重以享頤期

寄李伯鷹

久別乍晤大浣離襟冬日戒寒是日爲之覺溫
冬夜苦長是夜爲之嫌短舟邊分手藉醉鄉而
割情不然者幾不免淫淫之承睫也別後借李
君連牀劇語飛竿醉歌在造物不無姤合而第
尚饒有嘆睽之感焉質明渡江矣聊因送役畧
舉遙襟道逢材官知從廣陵覓得人種小喬初
嫁周郎氣色又定何如明年秋佇作湯解客耳
北風漸厲統冀加餐

與李本寧太史

燮生世太晚不及望見異代名流與商素業而
籌玄勝卽嘉隆之際作者鱗起尚多古人不見
我之恨雕耗以來屈指數十許年舊物惟雲杜

先生一人而已鏟跡海濱無緣鞭弭畧當一隊
周旋徒深悵結丁未杪春會附敝帚於邢子愿
覓郵代致嗣而垂翅南天者又復五載聞明公
遨遊廣陵金陵間思騁下澤曳輕舸一自通于
高壇第閩人最艱出門而漳尤甚白雲在天滄
波無極夫固游倦者之所怯也頃謝曰可入漳
得訊近狀期以災木小草乞作玄晏曰可欣然
願爲先容不謂此君旅次逗留遙裝始返計此
意尚未得達耳生煮木切松爲戀已久元無覲
於雞肋亦自甘夫龜腸顧尚躡躅公車者聯因
偕計徐詣四方之名長者銅盤晨插玉笈夜披
而已入白門稅駕將道力署中偵明公偶倦謝
客未敢遽撒長裾虛纏末坐聊上荒札爰布司
闈外附拙集謬呈竄正倘得破例與進便當走
叩下塵沃半生之勞望夫子將定價於和洽中
郎倒屣於仲宣休文解頤於士深彥龍忘年於
孝綽古誼寥寥竊私冀於明公之今日者也

與焦弱侯太史

居恒讀焦先生所論著歲筵秋竹照耀春松至
 乃探賸導微使世間無復疑義雲峰迢遙彌費
 延欽正如羽族所屬思尾鳳翼而弱毳巢低翔
 翥不前徒瞻霄衢以未隔也爨嶽崎歷落早謝
 世緣寧復役役東郭之履待詔公車夫亦借此
 一路為仲悌之駕公行之期時復作張率之詣
 休文林宗之訪元禮而已比與蔣道方有夙訂
 赴雞籠山下憶過莆陽黃應興給諫倩作
 書郵且謂不可當吾世失焦先生茲致來函附

投掌記弁上拙集三種呈質高壇南解數未遑

躬認明公倘勿遽謝來轅者尚擬檢未滅片刺

此門自通如欲作崔岐叔大署不讀五千卷書

無得入此室也則僕驚而走耳附弱侯焦竑報

兼示著作種種富哉言乎來論謙冲齒及謏劣
 讀之如玄德自詫為北海所知又厚幸矣先此
 附謝諸
 容晤悉

與溫長卿司成

柱印偶駐先枉前旌片刺旋投更逢倒屣似卷
 青漢乍棄黃汗張公超霧慚五里溫太僕人

二流哉事同菖菹投彼偏嗜勢均纖蘿附而自
 聳幸矣幸矣伏承佳招欣然嚮往第乞無損安
 成之侈食鄴下之漏卮連榻坐客敷衽論心俾
 饜聆玄塵頓忘朱門是野人所私冀者也既情
 冲于物外願禮削乎區中云爾薄物將意幸存
 之附長卿溫體仁報札○捧誦大集如觀上國
 武庫旗甲精粲光曜白日又如行山陰道上
 秀巖幽壑應接不暇小巫之氣盡矣願借片時
 緒論私竊餘馥得辱灑臨忻荷無量錦囊塵尾
 外想無長物安得損既鄭重若此敬拜一研以
 識明德然無柰枯腸何雖呵氣水流不能潤也
 一天

答鄒彥吉

維舟陶夕終宴忘疲鈞天廣樂之音只今猶在
 耳也使者蕩漾數日程挾至球琳飾其固陋明
 興三君子鼎足相望今合紹和而四讀之不覺
 絕倒中間獎許逾涯惟有勉策素業期無負於
 古作者是所不負知己耳晤蔣司成即為述長
 者相念渠尚置錦字案頭欲另具尺一以乞鴻
 篇此君冲謹似三日新婦其與帷筵高議自家
 舉者迥別終不至自外於高塵也使者行促漫

布下情望景忤風瞻言佇立

與李本寧

辱示諸篇溢目致懽望洋增慨從山行歸復拜
扇頭珠玉之贈牙夔接響孔翠羣翔客子所侈
收於明公者抑何逾夥也僕論走四本賦愚六
合真是刻畫無鹽唐突西施終慚協律致睡文
侯者耳承許尊序何日速藻假我大年不避
蜀之嫌貪附邾莒之國蒯緱遲發伏而待命
快無譬翹仰倍增

與顧太初司成

鬻桑既見我樂如何促席當樽卽在霜風中不
衣自煖若乃商綺澱之高文探希微之要言如
清歌遶梁琴人舍徽又何快也歸鞭漫成一律
屢舞傲傲僅取成韵幸未至顧長康癡使人遙
贊耳同在城闔之中相隔頗遠不便更叩惟索

我於形骸之外

附太初顧起元原札○元恭附

傾蓋茲予武庫大快生平更欲結在馬之
期是弄人得異書從此哭人不復阿蒙我矣
于十人掃戶以候烹清茗一杯以薦持鹿
此附謝不盡所言○又報札○久在甚居

白觀一奉芝字款接清言遂使滯懷如將往與
轉適更荷新篇見貽出入懷袖奉揚仁風感味
何能已已愚谷先生序刻玉瓊瓊流光自照
乃第意直謂合三君不以易吾一紹和耳

與焦弱侯

屏息望塵不至移牀遠客揚摧千載高談娛心
古人有云明鏡匪疲洪鐘任叩則先生之謂矣
嗣辱枉駕偶阻摠衣伏賜鴻篇靈匱秘宮攬取
都盡蕭條貧裝此際暴富矣二詩奉贈濡毫者
久之愧形穢而未敢前今錄便面呈正聊申嚮
往之私耳盛長通與馬卿談退作合組歌終身

不敢復言作賦此善自匿者也僕不免使作何

名士笑人

附弱侯焦竑報札○承佳篇見賦感
不可言但以高深華妙之語而被之
荒寒潦倒之人似太不着題耳愧甚愧甚二扇
漫寫請教榮發何日附訊筋鳴○又來凡○兄
行矣歲迫冗冗未能頻叙殊為缺然擬作贈別
詩巧匠在前自難厝手榮發後有與勉成一章
竟便奉寄兩都魚
鴈時時不乏也

與王未啓武部

永啓足下致身青雲猶掇之也才之不可已也
如是夫司馬門為政方新飲水肅事乃尚眷戀
遠人損餉綢疊扇頭近語粗聆一班知復可進

學古齋集卷之五十一

契則之音正不在多若彼羔雁之業則海內探
竒之士服膺已久無俟倒屣纔聞所未聞也登
臨興劇拱揖難拚粉署清華末緣更詣有懷空
積誰謂王郎不可輕撤衣裾乎哉

答李伯鷹

頃者舟滯京口偕阿隆泛金山登北固散賞悟
衷冷然善也僕不耐久駐從陸走抵金陵阿隆
後至對竟夜語乃別阿隆一往奔詣何必減驃
騎名哉遠承遽使擲贈郵符非雲天高誼不及

此第與蔣道力私計之中州一帶此生所未經
歷七聖倘迷無所問途况此處有缺字常康車牛
萬一爲累飄零瑣族竊有未安此處有缺字便手本壁
若衙佩之私非頂踵敢忘矣司成公故耳熱大
將軍徽嫩茲枉芳訊欣拜命之辱又未始不恨
締交之晚也白雲波蕩悵矣魂飛

與黃貞父

世之豔曹郎者僅雞舌香乃是下隲縻舒翰車
渠留賓諸操牘至者或以登龍或以問字或以

嗽名門以外一切容納酬酢人情所苦而足下
顧欣之間標名理雜佐誹諧常自神王也僕於
向客不得處一焉所愧疊疊爲來迫人耳中夜
醉歸尚餘果然之腹重承損贈揣德何堪明發
渡江披鴻草驢背上如拉足下跡寄人寰心期
岱嶺也

答丘以鄂給諫

瑣闥高華乃下念雪中猶有待詔之履車騎忽
枉貴采蓬楹報謁尚稽畏征塵之未浣也更荷
損餉豐眷日增王脩齡饑就謝仁祖乞食正此
耳夫自代木鸞鳴之誼廢而北山有鳴之刺興
末俗悠悠寧見烜赫所都尚復有交態者哉請
就仁兄急洗之嗣圖晤謝以畢我私

答王君衡侍御

陌上糞除東都酒掃遙雲逆旅甫息擔簦寄食
所親尚憐飄泊足下愛我爲定鷓鴣之棲使執
金吾擁篲以候遠人此潘安仁客舍議所未載
夫董京與計吏抵洛陽寓白社中披髮行吟時

從市乞孫楚就社中語載以俱歸僕之遇足下
何必減疇昔耶賤軀困憊未能報刺鷺羽車邊
彌深戀念也

答吳亮恭

風塵汚人望門投止鳳凰池畔弛於負擔李義
山不必向逆旅主人賡木蘭詩皆君賜也少日
淹留既已泰山爲肉東海爲酒矣移居甫定食
指動搖忽大損餉爛然盈庭殊非野人所堪何
有踧踖而已登嘉良侈使者尚苦致尊命下

輒使紹和於此不廉顧示斗室便如壺公壺中
終日酒脯喫食不盡何處覓費長房來共噉之
耳提筆布謝望影知慚

與王光祿求叔先生

林下諸賢望

賜環艱于儷景獨吾師襤被未煖旋撰清階自
非赤心報粟足動

當宁之投不及此爨以至斲牛衣幸得躬親盛
事曳清塵而傾餘瀝又何快也二十載契濶忽

馬彈絃促坐敷衽論心頓忘馬蹄歸路之猶寒
矣小詩二首聊比蟲吟冀進而教之爨在鷗鮮
忘機之狎處雁乏善鳴之分蹉跎半世虛負門
墻然門墻以內有一人焉歷落嶮崎平分詞壇
一片席似未爲法筵所輕擯也昔王丹薦士不
効遂至累丹士慚懼自絕丹曰何量丹薄也不
爲設席以罰之爨雖捐棄幸未累公又未敢自
絕于高壇因而得與茲席勝丹之門下士遠矣

答蔣道力

半月金陵重爲主人勞費過後念之益不自安
姚次白款段追隨相煦以沫此君養如木雞弟
亦柔同繞指絕無不賒李集仗氣使酒詆訶指
切之弊兩字中徐有一段溫然元夕後七日始
入長安君衡侍御爲覓得董金吾小屋熊館不
述何非君賜哉是役差具勝場第一等人只是
新借男子原非瑞後開氣不可幾得之物直未
知君穿罽置我何所君言凡出處每與所知貴人
私計之度比來君勢萬萬無得請之理且閩人

此際甚難循資峻級人便疑爲政府私人稍自
引退政府又疑爲避已今吾兄乞歸甚力從旁
觀之稱類形跡擾擾物情誰復知兄元是箇恬
澹人俗緣都盡者哉且溫長卿已
內召席間誰可代庖者事體較一昔又復轉艱
中肯既慰留似宜卽出他日榮擢時另作商量
未晚耳第倘不終飄落或乞得一南曹郎朝夕
過從亦未可知但當恕我晚侍生帖街何如

答俞憲翁觀察

世路參商積有年歲足下宏轡屢展名重方岳
他日當作黑頭公第煙霞餘病翰墨閒身乃欲
逐羣少年射獲而圖僥得此如耳順上婦稱娘
子謬覲入宮不羞殺蛾眉耶鄙意直借彼遠游
登山訪舊不覺望見

天子宮闕乃長安故多知己聊復棲遲非真未
斷于雞肋也過承遠念惠我箋繒玉粒桂薪因
之釋累感豈有涯哉前在莆時方伯書宋比玉
嘖嘖賢郎深心藻苑口角頗着張紹和豈阿戊

清賞便勝卿耶雖隔披襟正自不能已已來人
索報良急晞灑陽春引領增慕

與繆當時

當時之在偕計是固梓為木王鯉為鱗長塵為
鹿宗者也昨於袖中出應世業一班已知凌雲
手而僕尚有一二影響相類信有識者不異人
意耳至明日倒膽為宜與令剖寃陳即委體投
沙鳴絃揆日海內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况乎
僅還初服者哉平昔觀君之文今乃觀君之心

矣密荔少許供君所須魏文帝以方蒲桃是下

以為正譜乎

附當時繆昌期。第一一人自應為
弟且乞食長安見着朱騎馬者是兄也恐雲泥
從此隔矣荔枝醅餅俱快口如兄文一一領畧
不隨所便

答戴亨晦端州

久鹿車僅數月乃能遠遞分俸以及故人彌深
刻縷至于獎許鄉重慰藉綢繆知己之感何可
言論惟是芳林苑中群象敷榮野卉山根究竟
移無不得未成楮刻空守瓠堅而已違公埋之

樂志憐郤克之躡步同子羽之頭青慚賈逵之
舌耕愛我者其何以策之君家亨融初擬入春
把臂都下乃踪跡尚爾杳然燕市無漸離誰共
擊筑者旅况於此倍增軍騷矣使者遲發附此
報郵歸計匆匆語無倫次

與鍾伯敬大行

郊園邂逅殊慰生平雖玄塵未傾芳潤纔挹一
片濃花借作常絃之幽質矣道逢按劍羞挾大
小兒刺向人然屈指朱門中素心如足下亦未

堪半臂相失篋中敝帚所携已盡聊從友人借
得一部以供詆訶分韵詩并錄便面用博搦筭

向在他客處偶閱足下使草所謂精騎五千足

敵羸卒數萬者也僕則何敢望君顏行矣

附伯敬鍾

惟報札。平生聞紹和先生奇俊閩博不意得
結郊園何常讀十年書也別後即風擁被不
能起分韵詩已成其半而旋廢之今晚若得之
枕上明日當強起過台丈自請正也大集如海
若河伯爲之望洋而歎况勺水乎小稿二
種奉一夕之覽亦可謂不自量之甚矣

寄蔣道力

老媪學嫁卽厚自矜飾不媿蛾眉許長究竟無

復歸着所善鄰家阿姊已久作輦上夫人得無
 心憐之而心笑之乎歸舟擬重詣金陵轉覺面
 目對從者幾多羞澁欲徑渡揚子又未忍便舍
 吾兄以歸兩念躊躇尚未能早決也吳興敝同
 袍潘君曾紘者閔使君猶婿也年少俊才如瑤
 林瓊樹偶爾摧殘終是風塵外物向入漳與弟
 及輅思伯仲並締縞紵茲從北歸慕留都佳山
 水因而曳裾太學幸兄稍寬其文法縮其日時
 此君將來不敢忘國士之遇而弟亦藉分榮矣
 弟自矢於兄雅不染指席間事弟為友人故
 不辭縷縷如此數日前曾有尺一在使者處附
 便筒寄歸度已先到故吾兄出處今不復更及
 計此時萬無不出之理也此書到時弟亦且旦
 暮抵廣陵矣

答阮堅之博士

邸中雨集粗沈塵襟元已郊壇又不減對王安
 豐說延陵子房超超玄著也水濱祓除我輩都
 無所須獨壘塊酒間澆時有之耶長安冠蓋如

雲阮堅之在朝隱度如劉孝綽踞見公卿反呼
騶卒訪道途事耳乃其愛客無虛日此與一世
勲門傲天下國士者遠矣料理征鞍更承隆賦
衙抱豐眷其何以堪尊中丞功在東南數省朝
紳屢䟽請邨此於論亦公矣豈有

帝閣之所錄而謀野之所擯恐古今未有之事
何郎是有意人採取彌廣知當別為斟酌也

雲居續集卷之五十二

閩漳張燮紹和著

尺牘

答管彥懷

升仲入都獲拜瑤札發國伸紙慰悻倍恒出都
逢戴亨融郊橋夜話得我公近狀甚哲又悉語
次相念仁眷篤終但有心銘而已茲役謬為海
內所欽自鵷鷺諸公及公車名下俱以第一等
事見期乃竟得別大都數奇之人無往可以傳

封乃升伸出匣干鋸尚暫同于鉛割世事難料
往往至爾然升仲才定是霄漢間物殊毛既騫
阿閣非迥我公守此家寶即眼前有最失意窳
關情之事可盡排釋是野人所願致其區區者
至乃中朝局面月異歲焚昔人謂洪濤蕩嶽餘
波見漂沃焦難窺正在今日岌岌惠文故不若
竹籜鹿皮爰俟河清之適也燮龜腸自甘久謝
濡沫賣文之錢差供鹽豉便不知世間別有美
好乃過此將有婚嫁之累隱之婢犬究竟難幸

令明之田又不能不須食半生骯髒至是且轉
而自疑復不屑俛首向人索生活計公得無撫
掌笑之復攢眉憐之乎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懷
詩一章錄扇呈臆前拙集殺青甫就附亨融行
裝間曾代致請郢晤梅禹金幸出此證之不知
置古作者間定是誰品耳逆旅草感辭意不周
寄焦弱侯

去歲獲覲龍光微聆玄緒如排牖窺日被霧視
天流盼未終已覺神情開滌矣征驂迅發邇影

寒風朔雪藉鄒律而忝生別去幾何頓逢春盡
 矣是役中原名下謬相虛左不知見彈而羨鴉
 雀畢竟何處救饑信璠璣清廟葱蒨上林分明
 別有日國珍若乃玉沒訪圭之辰桂掩摻芳之日
 夫亦古人所同痛未必盡瓊玖之混而躑踵之
 不才也棹經二十四橋擬乘興之秦淮水顧鄉
 愁轉劇不任棲遲企首真人居如瞻霄漢矣還
 當永矢菱荷終老巖壑不敢復與世緣未卜後
 期正值何日乎聊因魚腹小代披展小詩紀事

都忘佳拙惟篋笥所捐之昨歲見贈二律希錄
 長楮歸為四壁摘光紹和生平不敢向人陳乞
 獨於翰墨場不覺隴蜀望奢可發一笑附太初

報書○春闈屈指乘先登之羽者計無如吾丈
 乃復見屈真咄咄惟事神物遇合同自有時來
 論云云非第所敢聞也道駕東歸無緣瞻奉馳
 情可言辱扇頭見懷之章不啻明珠在握矣拙
 作書之素練不足芥壁聊博憤針耳新六安茶
 附往旅中烹而嘗之何如時因便風勿靳德音
 指不
 多及

寄蔣道力

馬首衝泥鷓首欺浪愁城已破而復堅倦魔已

降而旋熾行二十日始達廣陵人生惡况亦既
習慣然幼輿齒折未廢放歌張儀舌存何之而
不可也維舟水滢訪謝曰可尚未聽去必欲再
經白下過此又有婁江吳興之行鄉關曷月可
到且吾兄新出視事酬應苦多亦未堪重逢惡
賓兼逢故人一水盈盈遂爾割戀然非初意也
去歲敝書一篋寄兄署中覓付來手囊空羞澁
敢借得月俸十金作歸計紹和之累冰銜也亦
多矣

與顧所建小侯

叔寶神清安豐旨令足下可謂兼之若乃徘徊
文圃友接佳流塵尾以代蘭錡兕觥以佐鐘鼎
世間侯門驕語甕牖多是譏詆遠術賤斥國華
視足下何啻霄壤矣此對謝友可戲稱郝嘉賓
為隱士買山君今可得此於顧小侯無煩裴叔
則營宅甚佳推與兄住也足下以為此戲不惡
乎承索雪波道人詩為分款作五絕句模擬處
差覺不混殊乏麗辭之益聊敦異代之交耳幸

笑而置之

與鄒彥吉

有鳥于此卽羽族宗長、仙人騏驎、下與雁鷺爭食、終是鍛翻而返、燮之今日何疑焉、然幸未感足入絆、申脰就羈、尚堪踞

明興三君子坐、是乃未負明公序中語者也、蓬飛所至、零南其濛、客子畏人、增其黯淡、棹經惠山泉畔、賤軀作惡、殊怯披衣、且高壇自尊、未堪以裘敝復穿之士、頻觸占風玉鐸、溷小部之新

聲明公倘不甚劇冗者、圖走叩堦頭、移時而別

如苦酬應、則不敢爲煩、酌第二泉少許貯甌中

叩舷徑去矣

附彥吉鄒迪光報札○脩翮頻鍛

奈何過門不人乎幸
卽移玉無虛擁篲

與趙凡夫徵君

居恒聞凡夫先生隱則梁鴻、孟光才乃秦嘉、徐淑、邀神遠渚、結宇崇岡、追蛸蛸於毫端、植梅檀於意蓋、有懷欲往、遡景難攀、蓋海上人抵姑蘇、非久遛迴、較疲酬酢、二老催發、便自揚帆、一水

遙瞻翻孤投分以此睽隔至今也頃晤調象菴
主人謂紹和與凡夫豈宜並世相失手勒尺一
替作青鳥之前翔謹遣平頭將上倘不至避竹
間見窺者詰朝擬曳小棹臨風叩門探逸少之
鷺群陋鍾岷之蛤議筆叢披錦樹彩成車影未
波餘時堪灑拂耳

與錢簡栖徵君

昔人覓豹皮下數錢買瓜便足供客昨擾豐饒
殊不象山澤癯相對矣坐聞枝鳥如代九成此

王孫月駕園所令人回首躊躇冀芳因之無斷
絕也從婁江歸檢得宦籍一部如命供閱忽憶
湯若士賦不覺絕倒馮元成觀察向在領表凡
再相聞渠答書亦謬相推許意欲偕足下同往
造之禰生刺滅竟不能忘文舉德祖耳

與趙凡夫

小力歸披展芳訊知不至移牀遠客頂枕向人
便欲奮飛彌深傾結是日客王武部元夫許王
公訂我詰朝並舟偕詣不謂滂沱累日一第難

航且留滯先已移時榜人苦催解纜瑤題仙室
竟隔閭風自嘆征人之緣淺也他年倘未終僵
卧重經姑蘇便當亟圖接膝然後他及踐卓恕
之約尚有期耳二詩將臆都不能佳扁字附溷
濡翰斷續繩樞賁采十倍矣未窺玄圃先覩夜
光竊比神交用勤意匠

與馮元成觀察

昨承佳招綺語素風清歌妙舞一時駢集可謂
勝事先生棟樑文園一代靈光巖際逢迎饒多

其羽顧於墜風之翻騰焉相收即目中
理應隔坐明公為講主客禮均敵款接逾

天盡崑崙俯而與之亦讓秀河源入海不自知
為百谷之王也亦媿妹自喜之輩屢見人則
凌厲自豪高語亦視儕侶如入奴券此夫沐
猴之冠何堪亦望明公正當愧死耳枕上
漫成二律聊請罪斤是刻蕩舟南下無能更叩

畢所懷來公門如龍津幸未至黜額基鱗客游
不孤矣附元成馮時可報札。昨有他客借集
不得專款慢去上客為歛生平臭味幸

其握手真千載一日也辱惠大作清聲秀色
予實多嗣圖勉和併致拙刻附施大將軍處轉
致卽容走謁
以畢我私

與閔翁次觀察

書劍出山猥承注念逾篤迨夫雲峰永隔音驛
頓稀心旌時時搖動也我公剖竹南甸甄善醜
邪維風挽俗聽察聲實漸冠外臺乃復不免網
目在我公不過徐息六月臬憲藩條正自何損
第漳水一片地鋒目豺聲之徒殘灰仍揚狂烽
更煽瑣族重足正士攢眉可勝世道之慨哉常

布無權不能請劍尚方斷妄語兒古徒有載碑
之可指冠之髮在在向人抑亦慚負國士矣陸
沉南返未忍便舍我公聊買小棹旁指茗溪勃
鬱私衷賴促膝前沈之北海賓從當亦須有禰
生片刺乎敬走懇是用布閣人

寄溫長卿宮諭

金陵寒色實仗明公纖繡轉盼歷盡二十四番
花信苦棟枝下催殿後風矣
銅龍畫啓故須重臣明公起辟雍趣裝內向人

侍講幄出典綸絲秋實春華饒兼斯美知非若
 溪片雲所得久駐也燮散木見存勞薪空瘁開
 道訪閔翁次值其遠出亟泛白蘋思詣明公不
 謂仙人所都頓隔弱水歸愁轉劇末緣飛度堦
 前聊草一律爰申懷想他年平津開閣安得如
 東方生借外廐之後乘觀木槿朝榮也

附長卿
溫體仁

報書。白門一晤便足千古見會場賢書扼腕
 累日然不再別亦不成下璞也弟仗庇一轉殊
 非本懷蓋南中議論清嚴人事簡質差足自安
 今投之颶風濁浪中有與之胥溺耳抵舍便苦
 足疾終日坐卧一榻接手教恨不奮飛而無柰
 跬步蹇澀即此亦福過矣生之効已扇頭佳律
 把玩不悉釋手恨枯腸未能成報也
 疾應命筆法疎雅幸為藏拙聞會次遊
 吾凡人武林不當有數日淹耶弟亦
 將就醫彼中不期之會尚未可知耳

答李伯鷹

向者吳航倚棹過婁江詣介園醉石假山下徘徊
 久之返錦帆淫宿故王徵君齋頭從馮元成
 王元夫錢簡栖諸君遂數日酬酢既望然後解
 維乃使者阻石充不前北相館則僕抵吳興之
 再宿矣酒脯月俸分餉良奢披閱瑤械欲啟墨
 渝循復無已僕滯吳興又且十日從烏程令借

一巨舫維渡口如住岬船中間訪友尋山鼓棹
去來則寶航爲政若偕足下簫鼓中流平分吳
興之佳山水雖苦雨未竟騁望然到處儘佳微
覺旅愁開滌也欲遲寶航之武林第逗留既久
恐軍前或有所需姑令馳返無限相思與白蘋
洲水俱長矣元朋豪上禮法之士嫉之如仇然
憐之者亦多何物青油幕下能作許面孔裁抑
人哉戴亨融聞有蜀藩之補此地豈宜屈此吾
或陋隨何無武思試盤錯自表見耳汪爾材伏

櫪瘴鄉貧困可念昔時故人飄搖始盡勉策大
賦分映巖藪是在君好爲之閱觀察念伯鷹甚
姜往所托正不異人意也短咏四首聊布遠懷
耳熱烏烏尚足叅競病之韻乎

答孫子長國學

綠榕一帶韻士如林莫不銅盤訂盟赤蹠投分
獨子長先生僅從危鳥榭半臂相失如隔世人
不謂片帆語茗雪間以我陸沉逢君吏隱
徵書久至前旌遲翔我輩相合豈偶數哉徐令

席上不喜歌吹逼雲喜見君子勝於問事不休
之賈長頭講經不窮之戴侍中也昔桓茂倫風
浦中上岬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得徐安期
相遇欣然停留數夕今徐令守文未堪以意表
爲累客徘徊不忍去直借君耳過承損俸拜賜
惟慚近作五七言律奉呈覽竄別體散帙倉卒
尚未料理他時重把別爲傾筐計也

寄姚次白解元

同日發都門前後相隔僅數武耳足下一瞬千

里僕乃到處淹留世間利鈍遲速豈惟逢年一
事哉玄度清風時時在念夢中失路我勞如何
歸思轉遽武林遂無多日聊因魚腹附問起居
田叔承父子全集貴縣得之頗易幸覓一部惠
我僕解維在即勿復煩足下遡洄相從閩山秋
候不甚變衰卽白露化霜尚堪締綵蔽邑令桑
梓不薄臨邛車騎足下豈有意臨况之手且亦
借此作稽呂千里駕也望之望之江藩棄於窮
巷疾藜蔓乎東箱古來如許正復何言

與聞子將先輩

湖川之間故饒清韵亦仗我輩人點綴之昨席
甫就坐尚嫌粉黛爲政比暝色堤邊沙鷗漸隱
子將醉呼狂舞雄風颭颭從東南來忽忘身世
之沉陸矣曉起將勉赴所期然鄉思頓迫良苦
束裝煩使者爲覓渡頭一舟詰朝就道萬萬不
能更作邈邈未盡之興尚須少留以待他日貴
麗楊家果自是名品然足下必欲以敵閩守一
八娘恐未敢聞命絳樹玉漿旅人轉覺不能入
此耳

寄徐子卿明府

已酉寒孟曾附尺一候足下于長安其人申道
却返後以此楮倩孟旋代致計不至浮沉足下
旣振軌鸞衡引籍雲陛僕乃雌伏海岬望峰息
心建霞行泥久成睽濶嗣而足下骯髒黃綬見
中嗟喙然七澤三湘足供吏隱百練之剛未化
千秋之業轉工又何必隨資峻級然後神工也
僕之人世猶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僅

借公車一帶訪友尋山亦覺流奕清舉頃在武
林往來諸君子作數日談聞駕且返爲之逗留
少冀一晤不謂白雲在天綵鷁尚遠清揚有美
邂逅末期抵增翹結而已舟過貴郡賦得近體
一章錄扇奉懷托諸季以上小史茫茫煙雨曷
罄離思

寄方孟旋

別後偕伯霖子將同日就道然馬次僅一再晤
對淮陽稍隔數里第遂到處留滯後兩君淡月

如入武林回視曩歲彭城邂逅鍛融之鳥化作
鷓鴣眞人生大快也孟旋昂昂如千丈松腰骨
幸未至爲五斗所折惟益肆力墳典勿太爲應
制義耗其全力微言殘竹此計非迂前見兄文
序及諸記傾倒處自是不近在兄好爲之無謂
玄故難傳哉都門返駕果秋以爲期否人種旣
得徵蘭非遠聞且鱗澹相安爲之劇慰經信安
不得便執孟旋手轉令人思鹿鳴山矣衣冠敝
裂不敢登堂伏謁太夫人聊上短札以附掌記

凡他日歸來容識紹和近况也倘遇閩鴻欣聞
繫帛

寄吳伯震先華

拾落霞於林樾挹輕風於園垂少日酣暢自關
勝事蓬飛屢徙良晤每闌欲續此游未知正逢
何處矣昔人與親友別作數日惡恒恐絲竹不
能陶瀉况弟在飛廉屏翳間飛漲亂濤長日苦
惱安得不增嘆睽之戚也抖搜枯腸為大集作
序澄神數日乃始捉筆竟不得工見大巫而氣

先索非虛語耳然其模寫伯霖地位儘高似可
為尤作小傳脫草時索尤所餉酒引滿自勞我
無求於龍尚覺闢龍之淵時時窺我也替完恣
惠一部以慰引領甲持恣公孟陽子將諸君子
倉卒不及裁候幸為寄聲

寄朱爾兼文學

昨游不喜對湖光蕩漾喜得良友耳次日計得
重晤於嚴恣公席不謂子猷剡棹興盡先還為
之悵快歸捧瑤札并發諸篇稱讀之如入鮫室但

有都佳方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哀耳拙序應命
馳去愧糝糠之前導也僕於此道苦心者久之
當其意有所至天地萬物不以易調後乃棄去
而爲詩歌古文辭然不腆敝帚尚有堪供一隊
處尚圖嗣寄耳舊詩一冊殘墨遺縑附博詞垣
一笑便筒南指無惜徽音

與施正之

令東海之鼈入偕堦井之鼃接液持頤沒足滅
跗則東海之鼈不受又令東海之鼈貶性易形

俯而甘蹈井之樂則鼃亦且奉起聒耳而驅之
世路無當於燮卽勉出投世復不爲世所收實
大類此不若返吾河伯從事之舊耳客有相聊
蕭者曰子何不爲石劫應節之揚葩文魮鳴磬
之孕璆乃僅作噴墨覆身長如河伯白事小吏
乎僕無以對左足旣曳右足仍遲幸青泥未至
見殺無稽得莫復生行五十日始渡劍潭南下
搔首轅門重負龜鳴之應矣先走小方代布司
關幸給得一郵符倍道宵遁鄉愁勃鬱別刻不

能少需微冀斗水是波臣所不至枯魚之肆者
也

答林德芬

抱不龜手之藥者或以封或以絣縶若弟非惟
不封也生計支吾弁絣縶而失之真是慚負知
已然使紹和幸而得一當故耻與灌絳等列未
必不爲王沉沉也兄在蔗境輒爾多礙然太夫
人自地上仙一旦化去與上元夫人共奏步玄
之音無事過爲戚也遠人初歸尚遲輓歌以奠

望白鳩巢戶徒切神搖乃荷分甘大浣勞薪之
苦是何報已竭而施未厭哉郡乘事以弟長途
所聽聞似掛漏尚多近旣劇懶鳴卿咫尺相過
亦不甚數未緣効其一臂兄恐未宜便作閒身
也亨融政黔學第方訝其以舍牛之鼎烹雞乃
忌者尚復見中鷓鷯之侶惡氣借於五兵故不
若里門猿鶴之適矣使回草草未悉離悰

答林伯昭

茲役帖括傳播謬爲海內時名所宗卽京華縉

紳多為趙元叔別坐者擬長三百六十鱗飛越
 江湖竟爾點額嗟乎世間人豈盡憤憤哉中有
 一人憤憤而數奇者適與之遭則千萬人之所
 寶不足當一人之揮鋤耳夫幼與齒折非廢放
 歌為虛為鼠豈復關吾惟是半生寂寞頓負所
 親之望五內硬澁也長安鼎沸舊劫未終又鬪
 一番新局解折紛呶正須宿望近見追論楚事
 公車之牘為滿至厚求爾日之不力爭者然則
 伯昭身在事外以白簡拚其法冠其為名輩先
 登又何疑焉別久殊渴把握鞍韉甫卸未緣出
 門秋中微有天柱之興或可徐圖申寫耳過承
 遠惠感與愧并蛩蛩念饑因若饒草也

答劉惠徵參知

闕景不深強出投人按劍者已明隨其後矣然
 到處新舊歡差堪破寂襟期既狎壇坫平分正
 不假玉界尺金莖露僕僕五鳳樓前也李本寧
 於漳少所結托第頻訊三劉不置口英彥理相
 欽也一不虛耳垂翅巖棲人理未隔乃辱遠使思

錫瑤函空谷聞音蛩然以喜拜嘉來餉慚隨悚
盈矣道中詩可數百章所爲登眺宴享者具是
嗣容肅膽以請點竄馳乘報竣在邇然大費售
校尚覲前旌之臨也

寄施正之

渡江後日苦屏翳桑田之間半成滄海然稍霽
時仰仗郵籤尚得踉蹌夜行特從黃給諫聯床
宵話何儀部處僅午供而別他故人不
也抵家後從行諸僕掌書記者每行忽明露等

病困應門五尺且爾乏人蹭蹬之夫觸地挂礙
公等在芝山相面竟復寥寥朝丹暮霞笑夫人
寘矣瑞巖記檢出倩人書之以請芸鋤其談大
將軍與瑞巖相關切處亦頗有意只運筆覺填
耳秋後或重訪海上細討泉石當爲茲山重成
一誌爰備荒經也瑣瑣黔學何足辱亨融尚費
後來唇舌昔司馬申書寢有烏啄其口流血時
論以爲譖賢所致今者彼其之子固應有大刑
如是耳請掃片榻以待戴公之南其爲張目

寄何稚孝

齋齋午供乍披琬琰之篇沈懷遠之志南越方
 此為劣先人重承華冢溝中之斷改作青黃不
 朽之賜奢矣銘刻銘刻舅悌以何日人里門維
 揚少駐計必晤謝友可伯仲聞曰可近稍卧痾
 可霍然未宇宙雖大藻苑無多但得日食一升
 飯痛飲酒自是我輩清福不必更求贏于世也
 潭邑土風比來劇冗未遑促筆故少司馬陳公
 洪謨守潭時有二奇事而本傳不載今以奉何

先生補入之是亦涓埃之助鉅麗締芳或容此

點綴耳離懷未剖增其翹馳附稚孝何

禮○喜紹和之

欲一日安閒亦不可得人世真勞生耳小兒尚

未歸道欲往南都訪李本寧焦弱侯其好事如

此然無柰余日望之也尊公傳愧不能揄揚萬

一就尊集牽綴之耳潭中風土記乞為留心陳

爾○又來書○紹和故吾稚孝亦故吾紹和故

吾操紙着紙飲酒讀書日進日就乃不故吾稚

尚不辨此則稚孝之不敢吾矣德芬憑軾抵

何似不作戀豆馬想耶紹和亦時過之否所許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三

十九

寄蘇弘家

芋原舟次曾致八行過此則南鴻愛隔矣海上
 鷗羣謬向華林池索食望鷓鷯成行竟爾失據
 而返故不若淺水平沙淡煙低巖短長之頸可
 俱適也五月晦前經清源峰麓歸鞭迅發末緣
 少駐每憶弘家先生畋漁素縑因文証道非止
 近代詞人而又不墜垢囊車後苦無能縮三日
 程為長隣咫尺朝暮過從商畧千古足了末略
 生涯耳秋盡擬有卓恕之行倘果此期細圖後

展也

附弘家蘇茂相報札主文者不遇我第

業主者安得遷以第一第溷也王伯安云世人以
 不第為耻我以不第動心為耻紹和結書載籍
 且將惜陰而圖之詎不動心也進賢手一
 且通人方知此日之不易得矣二序雲杜為勝
 名固不虛每憶紹和偉度雄譚一晤輒令人情
 神踴躍欲造榕城幸過小園塵塵觀縷不既統
 俟晤

寄丁亨文

判袂可十月中間時局變遷升沉異境愛憎殊
 態遂更幾許叫號覆局而按之如置蕉之鹿卜
 向之狼不知歸着何處但覺遮為夢境遮為殺

機而已思光有言鴻飛天首積久難亮楚人爲
 鳧越人爲乙人有楚越鴻常一耳今日舉朝之
 爭得無類是丁先生知以動仰屋之嘆也客子
 敝貂衝泥過返無能挾刺一詣堦下抵今念之
 悄然自失僕於好游猶嗜書也意興所鍾亦自
 一往奔詣然似有物焉從中尼之千秋漏簡並
 世名流往往當面錯過轉成中年一癡耳偶值
 便翔敬書薄臆歸依之私非尺幅可盡也附丁
 啓潘報書○夏盡秋初不見行滕過泉潘
 生且留連于金陵吳會之間文

返乎得教知霏雲佳館仍歸主人綠綺重捲青
 篋無恙公車遇合業在唾餘不足爲張先主道
 無庸絮絮以世諦奉慰也李本寧鄒彥吉兩先
 生序均足鼓吹寶刻鄒以吳越三君子舉似張
 先生願先生勿受朱唇青鬢何天下事不可爲
 豈獨文章一途足令張先生不朽哉長安一片
 地人懷殺機蕭艾俱燼聖室中人能無杞天之
 嘆葵閔宗周女憂太子其閔且憂是也政亦何
 益我輩之謂也無緣縮地坐張先生帳中索異
 書習異聞奉讀扇頭如同晤語并領種種爲感
 州南附謝嗣容專候高朝憲尚有幼雛未得婚
 處丈可爲得門地相應者成之亦地下之感也
 附及
 不盡

寄黃應興

抵家遂五十日顧盡日苦惱間取兒所惠書置

案頭早暮披閱庶幾縱橫文圃足代管蘇竟無
柰生計之牽曳何驅貧而貧弗肯去省煩而煩
益重來無往不得梗澁故不如扁舟泛渚瘦馬
衝風到處飄搖之猶爲無着也尊館記檢出原
稿再加改定竟便呈覽愧不能如劉士深爲休
文郊居贅麗辭之益其事宏多僅附鼓吹于蛙
鳴耳秋候已深乃南中尚赫曦煽虐仗雨師一
洗之又復阻漲幾有漏天之慮焉安得至人法
火不熱而水不濡哉